

廣弘明集卷第六

家六

唐終南山釋道宣撰

辨惑篇第二之二

叙列代王臣滯惑解上

有唐太史傳奕者本宗李老猜忌繆門潛圖

芟剪用達其部武德之始上書具述既非經

國當時遂寢奕不勝其憤乃引古來王臣訟
謗佛法者二十五人撰次品目名爲高識傳
一帙十卷抄於市賣欲廣其塵又加潤飾增
其罪狀至於張魯據於漢中黃巾反於天下

斯並李門勃逆皆覆而不顯非謂篤論之文
乎若夫城高必頽木秀斯拔推我清峻故有
異道嫉之不足怪其鄙吝未見所徒皂隸有
加惱辱明非自翳何事屏除故因其立言仍
隨開喻此則古來行事釋判天分未廣見者
謂爲新致跡陳舊解略顯由途資此神開可
稱高識又傳氏寡識才用寄人集叙時事廢
興太半坑殘焚蕩之事可號非政所須沙汰
括檢之條斯寔王化之本故僧條俗格代代
滋彰此乃禁非豈成除毀傳氏通入廢限是

謂披毛之夫終淪塗炭可悲之甚矣奕學周子史意在誅除搜揚列代論佛法者莫委存廢通疏二十五人大略有二初則崇敬佛法恐有淫穢故須沙汰務得住持其二則憎嫉昌顯危身挾怨故須除蕩以暢胷襟

衛元嵩 顧歡 邢子才
高道讓 盧思道
二列毀滅王臣一十一人傳奕高識傳列爲高識之人今尋乃是廢滅者

魏太武

周高祖

蔡謨

第六

劉晝

陽銜之

荀濟

章仇于陀

劉惠琳

范鎮

李緒

傳奕滅省除半之

王文同

初列住持王臣一十四人傳奕高識傳通列爲廢除者今簡則興隆之人
宋世祖 唐高祖 王度
顏延之 蕭摹之 周朗
虞惠 張普惠 李場

初序沙汰僧衆者夫以稀糧之穢青田榮華

之弊白首者良有以也故六羣之過興舍衛十濫之偽起毗離大聖因立條章無學由而正犯遂有七擯量其小失四法校莫大愆張綱目而示三千顯律儀而陳八萬故得正像咸稱有道內外同號無塵自法漸王門金科之刑無墜僧羅海岳藏疾之隙滋彰舉統以法繩之京鮮之儀可覲隨機以時勸勉握泥恢恢天網取漏吞舟察察王政事兼苛濫所以大弘佛法通濟於五乘該洽明時陶漸於清濁使濁者知歸令自新於大造清者容養悟適化之多方其猶大赦天下逋逃因之改容忘瑕納衆羣小以之遷善堯舜豈非聖主而化不及丹朱漢祖焉樂亂階而亮貫高之鑒物性之昏明曉時緣之淳薄縱釋門之紛

蕩則淄澑一亂彈僧徒之得失則涇渭殊流斥貪競之鄙夫毀藏積之僧淳存高尚之道德延重惠以攝人至如漢魏齊梁之爲政也恢恢天網取漏吞舟察察王政事兼苛濫所以大弘佛法通濟於五乘該洽明時陶漸於清濁使濁者知歸令自新於大造清者容養悟適化之多方其猶大赦天下逋逃因之改容忘瑕納衆羣小以之遷善堯舜豈非聖主而化不及丹朱漢祖焉樂亂階而亮貫高之鑒物性之昏明曉時緣之淳薄縱釋門之紛

而參清衆是知權道抑揚神幾利用或收或縱事出乘時後序除廢三寶意者夫以保形存命有生之所貴重財愛食鄙俗之共珍故位稱大寶無以摧於死生力拔青山莫有亡於老病斯佛教也故四山常逼王位非常三相恒遷生涯有數斯實錄也俗有識記之傳不知由何而得或云口授或述符圖虛然顯密布露士俗竊以五運更襲帝者一人自餘凡叟誰之顧錄周祖已前有忌黑者云有黑人次膺天位故齊宣惶怖欲誅稠禪師稠以

情問云有黑人當臨天位稠曰斯浪言也黑無過漆漆可作耶齊宣妄解手殺第七弟渙故可笑也周太祖初承俗識我名黑泰可以當之既入關中改爲黑皇朝章野服咸悉同之令僧衣黃以從識緝武帝雄略初不齒之張賓定霸元嵩賦詩重道疑佛將行廢立有實禪師者釋門之望帝亦欽重私問後運是誰應得實曰非僧所知帝曰如識所傳云黑者應得僧多衣黑竊有所疑實曰僧但一身誰所扶翼決非僧也帝曰僧非得者黑者是

誰實曰至尊大人保信浪語外相若聞豈言至聖黑者大有老烏亦黑大豆亦黑如是非一可亦得耶帝聞有姓烏姓竇者假過誅之元其情本疑意在釋遂即蕩除魏太武本是戎鄉素無文墨八歲登位一信崔浩故兩帝家大

厚身信讒信譏陵殘佛化自取殃及旋踵更文而挂刑網禿賊以驚視聽妖胡而動王臣且律令條章未若凝脂之密滔滔天網自有陷目之夫言賊斯即盜科述妖乃當死例書表盛云妖賊未識妖賊是誰可謂匿名之書足投諸火如須勘檢虛迹自形前後上事雖有十賢苟濟一夫差有才用自餘連寫未足人聞傳奕後來謂自脫穎言無典據才氣虛劣瓦礫云寶賢愚所輕然奕素本道門起家貧賤投僧乞貸不遂所懷蓄憤致嫌固其本志武德之始西來入京投道士王歸歸左道

之望都邑所知見其飢寒延居私宅歸通人也待以上賓三數日間遂通其婦入堂宴語曾不避人歸有兄子爲僧寺近歸宅因往見之奕大瞋怒僧便告歸歸初不信曰傳奕貧士我將接在宅豈爲不軌耶僧曰叔若有疑可一往視相將至宅果如所言歸掩氣而旋歸有女婿爲果毅常以爲言奕既竊妻而傳妖不可筭矣如唐吏部唐臨冥報所傳神爲泥人固其宜哉如別所顯

隋大業八年天子在遼有王文同者郊東王

堡人也夙與僧爭水磑之利勅令巡問軍實乃矯詔集僧三木加身考令臣反并令引邑義同謀遂誅翦僧徒於河間郡殺道俗近千人傳符達於蒲州酷聲遍於天下時竇慶爲河東太守以狀奏聞帝大怒於河間戮之未及加刑百姓讐之生歟乃及於土地以此反例下述及僧亦相符此然初因僧起謗毀佛法感因宿忿不思累劫之溺而欲一時泄之泄在帝臣非關上事非位不謀已如前答徒爲舉斧終陷磨胷故集者隨傳叙之庶後

葉之龜鏡也

後魏世祖

周高祖

宋世祖

唐高祖

趙王度

晉蔡謨

宋顏延之

宋蕭摹之

宋周朗

宋虞愿

魏張普濟

魏李瑒

齊劉畫

魏楊衒之

後魏世祖太武皇帝初立道學置道壇廢佛
宗帝姓託跋氏諱伏釐後名燾鮮卑胡人之
別種也西晉之亂有託跋盧據有朔方晉就
封爲代王盧孫什翼鞬或云珪部落逾盛衆

十萬北連雲中西據陰山雲中南去漢塞四
千里以東晉孝武太元初南至朔東三百里
平城爲都二十餘歲依華造殿宗事佛道登
位三十四年至晉帝隆安中第三主託跋燾
立時年八歲尚在幼沖信任司徒崔浩浩尤
家六不信佛情重李老仙術以道德經授帝令諷
味因便重之登位二年召天下方士有道士
寇謙之者道門之魁傑也自云於嵩高值天
尊飛下召謙賜以天師之號令奉太平真君
置靜輪天宮可獲仙道列辟聞之若遺而浩

深信之帝由是於平城郊置道場方二百步重層崇峻并備厚禮具如釋老志所述後改號太平真君以遂寇謙之道命也因蓋吳作亂關中有沙門畜弓矢浩便進說與吳通謀遂誅長安沙門焚破佛像四方亦然唯留臺下至真君七年遂一切蕩除坑僧破像自以爲得志也爲讒所黷幽殺太子惡疾殃身方族誅崔浩何嗟及矣不久爲閻人宗慶所殺便崩其孫嗣立即開佛法天下大明第六帝孝文是稱文祖改姓爲元改代爲魏去胡服

定官名衣冠華夏移都河洛佛法大興然世祖勇於武略怯於文雅輕於自審重於信僞而奕叙爲命世之明后寃誣也哉尋奕搜檢列代上事言及釋門者大略五焉前已顯之今重昌辨一以業運冥昧報果交加二以教指俗僞終歸空滅三以寺宇崇麗顧陵嫉之家六上四以僧有雜行抄掠財色五以僧本緣俗位隆抗禮五相雖惑多以雜行者爲言焉斯不達之曲士也夫出家者取其發足超方形心異俗執持聖種震懾魔王天帝尚來下拜龍

神無不奉者非無五三雜行犯法負心婆娑於色味貪饕於名利斯等行乖佛化正法梯狼涅槃謂爲禿人梵網呼爲大賊戒海如屍不納僧條財法絕之斯禁顯然妄咎於佛深不可也至如俗士純臣有國常有行貞潔者重之爲貪競者罪之可以見一士乖僻合國並誅一官濁盜舉朝同翦斯不可也事見後魏書及十六國春秋世祖見一寺過起通國斬僧無問少長一時殘戮可謂虜官長也判事雷同奕引以爲明略明者逃矣又以見僧

受供厚禮頻繁自不能拔妬而增狀僧爲福田奉之自獲其報官是攝政祿之以盛其功今王賜臣下讓祿者是誰俗施僧財不受者常有無祿之官不聞於國受俸之士充狃九州豈以一士受賦朝廷爲之廢務一僧濫施釋門由此致嫌又不可也是知清濁異途道俗通有憲臺繩糾於失法詳刑科處於重輕斯俗政也戒律以檢於七非擅罰以正於三格僧制以遮其外犯法令以勗其內心此佛教也是則道俗律令具足光明昭彰於四俗

顯昌於五衆有何不盡須爾上言所以

上帝高居於九重殷鑒四海列辟靡鹽於王

事職司其憂爾非其司妄行干政徒爲濫職

何用當官故後之上事希有從之者故經說
家六

八

四

依

擬

分

僞

濫

人

識

難

辨

法

智

易

明

何

得

見

亂政時時更繁孔門三千顏生獨爲德行君
人二十九代唐堯常據其言初略述統詳則
釋門藻鏡者殷矣

周祖武皇帝志存道學躬受符籙猜忌佛門
帝姓宇文氏諱邕太祖魏丞相黑泰之第三
子也族本鮮卑元魏之末太祖挾魏平陽王
西頓關中經魏四帝二十三年薨世子洛陽
道以道高出天人抑又詳之今以五常檢人
何人能具五孝檢士何士備之讀易而忽陰
陽講禮而存倨傲閭君賊臣代代常有戶祿

一僧行過上累佛宗見一戒或虧便輕正法
八
止可以道廢人以人不弘道也不可以人廢
道以道高出天人抑又詳之今以五常檢人
公受魏禪稱周當年被廢立弟寧都公爲帝
四年崩謚明帝兒小立弟魯國公爲帝即高
祖也改號保定元年深謀獨斷猜忌爲心晦

述親疎以蒙智術保定六年改元天和前後
經于一紀大家宰晉國公宇文護太祖之猶
子也躬受遺詔輔翼帝圖雄略攝御光時佐
國恐有廢立便引入內殺之并子十人族大
臣六家改元建德誅除雄武摧翦杆城慮遠
家六九
權衡英威自若而能克己勵精露懷臣下布
袍菲食勞謙自持躬履行陣步涉山谷故得
士卒之心死而不厭時有讖記忌於黑衣謂
沙門中次當襲運故帝初大信佛以事逼身
遂行廢蕩以建德三年納道士張賓僕辯便

滅二教更立通道觀用暢本懷至建德五年
平齊既訖自以爲滅法之福祐也改元宣政
至五月因癟而崩於雲陽子贊嗣位殺齊王
父子十人正月一日改元大成禪位其子衍
改元大象自號天元皇帝便闢佛法然則禍
深福淺過掩其功明年五月崩謚曰文宣後
年正月改元大定二月內禪位有隋故喪述
云觀武帝爲政果決能斷此其志也旣除妖
邪之教唯務強兵五年之間大勲斯集盛矣
其有成功也集者曰夾云無佛則國安祚遠

如何周祖誅除纔了凶崩忽臨則奕爲狂矣
然則武帝唯武曾不遲疑隨心快意便行誅
戮害叔毀佛欺調已深祚促曆移固其宜矣
況復禱及其身呼嗟何及殃鍾禍集又可悲
涼乃以指正佛爲妖邪指僞道爲師奉闇君

荒主豈待夏殷固謐法之司魏周滅法之主
俱爲武者不亦宜乎餘有除毀相狀感於苦
報如別具述

宋世祖孝武皇帝沙汰僧徒并致政事帝姓
劉氏諱駿文帝之第三子也爲父討逆斬兄

邵於南郊并子三十一人自立改元孝建二
年誅叔義宣大明二年誅王僧達父子有差
人高闔反事及沙門曇標下詔曰佛法訛替
沙門混雜未足扶濟鴻教而專成逋藪加以
姦心頻發凶狀屢聞敗道亂俗人神交忿可
付所在精加沙汰後有違犯嚴禁誅坐遂設
家六
諸條禁自非戒行精苦並使還俗詔雖嚴重
竟不施行先是晉成帝時庾冰專政欲令沙
門致敬王者何充王謐等駁議不同及桓玄
篡位復述前議俱不果行備如別述世祖以

大明六年使有司奏議令僧致敬既行剗斷之虐鞭頰皴面而斬之人不勝其酷也且僧拜非經國之典亦不行之大明八年崩子業立尋爲明帝所奪而傳奕叙爲高識之帝濫刑何識之可高耶倏忽絕嗣身名俱滅可爲殷鑒矣案蕭子顯述曰宋氏自稱水德承運典午正位八君十年五紀四經絕嫡三號中興間關禍難相陵骨肉何可言哉

大 唐高祖太武皇帝沙汰釋李二宗詔帝以武德末年僧徒多僻下詔澄簡肅清遺法非謂除滅尤爲失旨故詔云朕膺期馭宇興隆教法深思利益情在護持使玉石區分薰蕕有辨長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澄源宜從沙汰斯正詔也而奕叙爲滅法則誣君罪囚值容養寬政網漏吞舟故存其首領耳餘如後述

家六

十一

諫矣

後趙中書太原王度奏議序石虎下書問曰
佛號世尊國家所奉閭里小人無爵秩者爲
應得事佛不又沙門皆應高潔貞正行能精
潔然後可爲道士今沙門甚衆或有姦宄避
役多非其人可料簡詳議度奏以王者郊祀
天地祭奉百神故禮有恒饗佛生西域非中
華所奉漢氏初得其道唯聽西域人立寺都
邑魏承漢制趙由舊章請趙人不聽詣寺已
爲沙門者遣還初服朝士多同此議虎下詔

曰度議佛是外神非諸華所奉朕出邊戎宜
從本俗夫制由上行永世作則苟允事無戲
何拘前代其夷趙爲道士樂事佛者悉聽餘
有奕爲潤飾多陳妖詐道家之書僞妄自昔
黃書合氣士女淫行赤章獸禱幽明亂起是
知妄作者凶亂俗者殺罪有餘矣何者奕云
佛圖澄令弟子遊說郡國支遁之徒爲其股
肱翻三玄妙旨文飾邪教斯言訛謗天地不
容何者佛圖澄者得聖之人也乳孔流光不
假燈炬之照占鈴映掌坐觀成敗之儀兩主

奉之若神百辟敬之如佛預啓東儲之貳前
袁石葱之禍及難生妖現諫虎以刑濫法深
饗壽不遙斯言甚切而奕乃云令虎殺姪取
其帝位何斯言之過歟又云支遁之徒爲其
羽翼晉氏南度止一道林雖是同時江山胡

宋六

十二

越安得散身奔北股肱趙朝又云翻三玄妙

旨文飾邪教此亦虛言何得妄旨且道之述

作止在五千自餘千卷都是虛詐備詳魏日
姜斌事平然則自忖者審謂僧亦然且佛之
教義綸綜有歸前後文理無相乖競尋繹道

經濫竊何甚不能自立一義並傍佛宗或四
果十地連寫內經或地獄天堂全書佛旨斯
並業行之昇沉報因之盛則也問以位階
級則事逾河漢如何敘集圖傳迷俗亂真無
纖毫以助化有山嶽之負犯枉沒卒歲又可
悲夫

蔡謨字道明陳留人晉太常彭城王紘表以
肅粗好佛道手畫形像於樂賢堂經歷寇難
而堂猶存宜勑著作咸使作頌顯宗出紘表
博議謨曰佛者夷人唯間變夷從夏不間變

夏從夷先帝天縱多才聊盡此像未是大晉
盛德之形容今欲發王命勅史官上稱先帝
好佛之志下爲夷狄作一像之頌於義有疑
焉康帝即位拜司徒永和四年五月詔書下
固執不就上疏乞骸骨及孝宗臨軒徵謨不

家六

十二
至自旦至中皇太后詔罷朝公卿奏送謨廷

尉以正刑書謨率子弟素服詣廷尉待罪詔
免爲庶人便杜門不出斯並剛慢之鄙夫井
坎之固量也而棄敘爲純臣未爲篤論何者
謨之諷議局據神州一域以此爲中國也佛

則通據閻浮一洲以此爲邊地也即目而叙
斯國東據海岸三方則無無則不可謂無邊
可見也此洲而談四周環海天竺地之中心
夏至北行方中無影則天地之正國也故佛
生焉況復隄封所及三千日月萬億天地之
中央也唯佛所統非謨能曉且庸庶生常保
局永執自古同謂家自爲我土樂人自以爲
我民良不足怪也中原嵩洛土圭測景以爲
中也乃是神州之別中耳至時餘分不能定
之江表島夷地卑氣厲情志飛揚故曰揚州

晉氏奔之更稱文國變夷從夏斯言有由則
孔子居九夷非陋也且有德則君人無道則
勃亂故夏禹生於西羌文王長於東夷元魏
託跋宗族北狄並君臨清嶽嚮明南面豈以
生不在諸華而逆其風化也至如由余西戎

孤臣秦穆因而霸立日磾獮狁微類漢武納
而位存故知道在則尊未拘於夷夏也蔡謨
堅固自守未曰通人拒詔違命負罪殷廢正
刑可矣抑又詳之盈尺徑寸之珠璧本惟絕
域窮神達理之睿聖不限方維故崆峒非九

州之限崑崙乃五竺之地而黃帝軒轅並西
奔而趣之李老尹喜又接武而登之斯何故
耶知可歸矣且見機而作無俟准的至如夏
桀之爲政也焚黃圖誅龍逢秦政之酷暴也
燒經籍坑儒士時俗傳之無道之君也然埏
埴壇瓦非曰桀功起予皇帝末尊呂德然累
葉盛行義須褒貶古人有言堯舜未必全聖
家六十四
桀紂何能極愚然而並歸咎於夏殷尊嚴於
唐虞者偏黨不倫之詭經也蔡氏褊隘何足
可稱唐特進鄭公魏徵策有百條其一條曰

問佛經興行早晚得失答珠星夜墮佛生於周辰白馬朝來法興於漢世故唐堯虞舜靡得詳焉孔子周公安能述也然則法王自在變化無窮納須彌於芥子之中覆日月於蓮華之下法雲慧雨明珠寶船出諸子於火宅濟群生於苦海若得磁則截骨而斷筋車得膏則馬利而輪疾誠須精心迴向執志歸依宜信傅毅之言無從蔡謨之議斯國之重臣也可謂高識有歸故太宗敬而制碑手書其石紂墓于昭陵爲萬代之楷模也蔡謨年事

俱盡功用罕施自揣無能而因辯於公政可也而叙華夷事隔未曰通人又不足可稱焉宋顏延之琅琊人有文章好飲酒放達不謾細行宋元嘉中遷太常沙門慧琳以才學過拔爲太祖所賞每升獨榻之禮延之嫉焉曰此三台之座豈可使刑餘居之帝變色笑叙之爲名士斯可知也以琳得寵於文帝延之家六非莅政之能官嫉而譏之既不預朝廷退居里閈子皴爲揚州刺史乘軒還宅延之負杖避而譏之不營產業布衣蔬食獨遊野外時

詬以其不參朝賢而顯論所不及豈不以無
預獨搃之榮嫉琳而謂刑餘也餘如達性論
所評議也然顏公著論褒讚極多至如通佛
影迹通佛頂齒爪通佛衣鉢杖通佛二疋不

然皆置言高拔羣英之所模楷者刑餘之言

一時之賅琳耳其四論並見宋陸澄續法論
蕭摹之蘭陵人宋元嘉十二年爲丹陽尹奏
稱佛化被於中國已歷四代塔寺形像所在
千計進可以繫心退足以招勸自頃已來敬
情浮末不以精誠爲至更以奢競爲重違中

越制宜加檢裁不爲之防流遁未已請今後
鑄銅像造塔寺先詣所在陳事列言待報聽
造觀斯奏狀抑止奔競非曰除滅斯寔住持
之相居然昌顯矣

周朗汝南人宋世祖時仕廬陵王史上書曰

自釋氏流教其來有源舒引容潤旣亦廣矣
而假據醫術託以卜數外刑不容內教不悔
而橫天地之間莫之紀察今宜伸嚴佛律裨
重國令其疵惡顯著者悉宜罷遣餘則隨其
藝行各爲之條例使禪義經誦人能其一食

不過蔬衣不出布若更度者則令先習義行
奉其神心必能草腐人天竦精已往者雖俟
王家子亦不宜拘意同前矣

虞願會稽人事宋明爲中書善容止直忤言
帝好夾頗廢政事愿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

主所好帝怒令拽下殿初無懼色二三日復

召來明帝以下所居故第起湘宮寺制置宏
壯愿曰此寺穿掘傷蟻蟻壞瓦焚虫豸勞役
之苦百姓筋力販妻貨子呼嗟滿路佛若有
知念其有罪佛若無知作之何益忤旨出守

晉安此寔大慈之本懷得佛之遺寄而夾謂
爲除彈匪其意乎

魏張普濟常山人善百家之說太和中遷諫
議大夫至孝明立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
之事多委有司營造寺像略無休息乃上諫
略云

伏願淑慎威儀萬邦作式躬致郊廟之虔親
紓朔望之禮則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然後精
進三寶信心如來道由化深故諸漏可盡法
隨禮積故彼岸可登書奏不報濟諫如此而

家六

一六

奕弄筆妄加荒穢之姪僧遊於宮內恣行非法凡
是妃主莫不通姪百姓苦之而上不覺斯言姦蕩何得妄施宮禁有限防禦有則擅言姪僻縱筆陳妄據太史之任總清慎之機專構私憤顯行輕毀梟能食母君子恥間亭

家六

曰栢人漢后夜遁非狂非醉斯言難玷但棄

自行姪穢其黨例有真孽故李耳李思王之

編戶張衡張魯天師子孫宗胤顯然無宜不知今日道士何爲効僧遠財絕色清高

魏李瑒趙人魏延昌末爲高陽王友于時人

多絕戶爲沙門瑒上言曰禮以教世法導將獨往不拘俗累甚可怪也故奕重其財色毀來迹用旣殊區分亦別故三千之罪莫大於

僧同之如老子化胡經云旣化胡王令尹喜爲佛性強梁者毀形絕好斷其妻娶不令紹嗣故名沙門自餘輕善任從其本則妻子不絕也約斯論事觀中道士衣冠容制不異俗流妻子承嗣義依道法不可怪也是以仙童

玉女侍老君之側黃庭朱戶述命門之事深欲擬僧斯蹤難泯遂行流謗固其然哉

不孝不孝之大無過於絕嗣然則絕嗣之罪

大莫甚焉安得輕縱背禮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也寧有棄堂廟之政而從鬼教乎靈太后責以鬼教謗毀佛法瑣曰竊欲清明佛法使道俗兼通非敢排棄真學妄爲訾毀且鬼

神之名皆是通靈達稱三皇五帝皆號爲鬼易曰知鬼神之情狀周公自美亦云能事鬼神禮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佛非天非地本出於人應世導俗其道幽隱名之爲鬼愚謂非謗靈太后不罪後遇害於河陰詳瑣

上言欲沙汰僻左非爲疵謗矣

劉畫渤海人才術不能自給齊不士之著高才不過傳以自況也上書言佛法詭詐避役者以爲林藪又詆訶謠蕩有尼有優婆夷實是僧之妻妾損胎殺子其狀難言今僧尼二

百許萬并俗女向有四百餘萬六月一損胎如是則年族二百萬戶矣驗此佛是疫胎之鬼也全非聖人之言道士非老莊之本籍佛邪說爲其配坐而已詳畫此言殊塵聽視專言墮胎殺子豈是正士言哉孔子見人一善

而亡其百非鮑生見人一惡而終身不忘弘
薩之迹斷可知矣狂哲之心相去遠矣然則
天下高尚沙門有逾百萬財色不顧名位莫
緣斯德隱之妄張姪殺一年誅二子沙門且
然一歲有二男編戶誰是吐言益浪未足廣
之而突重爲正諫及後上事還陳此略考校
則劉畫之門人矣

陽衛之北平人元魏末爲祕書監見寺宇壯
麗損費金碧王公相競侵漁百姓乃撰洛陽
伽藍記言不恤衆庶也後上書述釋教虛誕

有爲徒費無執戈以衛國有飢寒於色養逃
役之流僕隸之類避苦就樂非修道者又佛
言有爲虛妄皆是妄想道人深知佛理故違
虛其罪啓又廣引財事乞貸貪積無厭又云
讀佛經者尊同帝王寫佛畫師全無恭敬請
沙門等同孔老拜俗班之國史行多浮險者
家大
乞立嚴勤知其真僞然後佛法可遵師徒無
謬則逃兵之徒還歸本役國富兵多天下幸
甚衛之此奏大同劉畫之詞言多庸猥不經
周孔故雖上事終委而不施行而夾美之徹

於府齋致使淫遊浪宕之語備寫不遺斯乃
曲士之況鬱非通人之留意也

廣弘明集卷第六

音釋

侯死杆侯勿篡初患切送而奪取之日篡與所同切
日薨衛也
彼細七倫切皮
起也薰蕕薰蕕許云切吉草訛子爾與同切臭草訛勿與同切
同絃惠萌
毀也惄薄惄薄遍切惄自周也
一切惄式連切埴常職埴常職乃乎切石爲箭
人名碑埴碑埴日音密碑都奚切金
鐵瘞池爾切有足曰牙瘞池爾切有足曰牙